

## 一架黄瓜醉清风

■陆漪

“青蒲已弥泽,黄瓜方卧陇。”黄瓜,最常见的蔬菜,属葫芦科,蔓生或攀援而长。黄瓜种植方法简单,对自然环境要求不高,颇受人们青睐。

母亲每年会在小菜园里栽上一架黄瓜。在春雨滋润、春风抚慰下,播种后十多天,瓜苗就蹿出地面了。母亲便找来竹竿、木棍搭起了支架。很快,苗蔓了秧、吐了须,爬上了篱架,少数瓜蔓则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不愿主动缠在架子上,母亲就会轻轻捏住细藤,将它牵引到架上,再顺着它的旋转方向缠上一圈,瓜蔓就变得妥帖了。春日暖阳下,长势喜人的瓜蔓间开出了黄艳艳的花朵。清风徐来,绿叶金花满枝爬,青青枝蔓在春风轻拂下摇曳着。

“弱藤牵碧蒂,曲项恋黄花。”不经意间,黄花谢了,在纤弱的藤蔓下露出了一根根生嫩、水灵的小瓜,形

如月牙,头顶黄花,通体翠绿,绒毛般的小白刺浸润了晨曦的露水,梗嫩叶新,惹人怜爱。在雨水滋润下,黄瓜疯长,一片片深绿色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泽,一缕缕黄瓜的清香四处飘散,一个个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垂挂下来,俨然成了菜园里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黄瓜是夏日乡间的小清新,细细的身条,顶花带刺,我们摘下来用手一捋,直接咬一口,随着“嘎嘣”一声脆响,那种甘甜味又略带青涩的口味,一嘴的汁水萦绕、口齿留香的感觉。汗流浹背、口干舌燥时咬上几口,暑热顿消,既解渴又能抵挡饥饿。

黄瓜吃法很多,可炒可烹,可烧可煲,可盐渍可醋泡,皆清脆爽口。最简单的蘸酱黄瓜只需将鲜黄瓜切成条状,整齐地放盘子里,然后蘸大酱吃。拍黄瓜,既开胃又能下酒,拍碎黄瓜后再拍些蒜瓣,

加盐、白糖、麻油、酱油等佐料,拌匀后腌渍一会儿即可。黄瓜炒肉丁,一荤一素完美搭配,吃起来既美味还富有营养。黄瓜片炒鸡蛋,一黄一绿,色彩丰富口感也特别棒。刚出炉的酥香烤鸭,配上黄瓜条、葱丝,蘸上甜面酱,一口咬下去,舌尖上的肉香、酱香、清香浑然天成,爽口又解腻,每每想起便会口齿生津,回味无穷。

文坛美食家汪曾祺在《家常酒菜》中描述了一道名叫“扞瓜皮”的菜。“黄瓜切成寸段,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片,如带,成卷。剩下的黄籽的瓜心不用。酱油、糖、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胡椒、干红辣椒、味精、料酒调匀。将扞好的瓜皮投入料汁,不时以筷子翻动,待瓜皮蘸透料汁,腌约一小时,取出瓜皮装盘。先装中心,然后以瓜皮瓜面朝外,层层码好,如一小馒头,仍以所余料汁自满头顶淋下。扞瓜皮

极脆,嚼之有声,诸味均透,仍有瓜香。”简单的食材却做出了别致的美味。

黄瓜不仅是人们餐桌上的家常菜,也是历代文人笔下常吟咏的话题。初唐诗人王建的《官前早春》曰:“酒慢高楼一百家,官前杨柳寺前花。内园分得温汤水,二月中旬已进瓜。”宋代苏东坡对黄瓜的吃法没有开发,但生动描写了卖黄瓜的场景:“簌簌衣巾落枣花,村南村北响犍车,牛衣古柳卖黄瓜……”呈现出一幅生活气息浓郁、意趣盎然的农村风景画。陆游也写了很多赞美黄瓜的诗,“白苣黄瓜上市稀,盘中顿觉有光辉”“园丁傍架摘黄瓜,村女沿篱采碧花。”他把对黄瓜的喜爱倾注在了笔端。

黄瓜,素雅恬淡、不媚不扬,装点着我们平淡朴实的日子,滋养着我们平凡的烟火人生,生命的时光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了。

## 曲抱村的风

■孟瑀

西安鄠邑区境内,秦岭山脚下有一条曲河。曲河由南向北流淌,所过之处土地肥沃。北边离山脚约30公里处有一村庄,被曲水所围绕,起名曲抱村。可别小看了这个村子,村子有文化——刘海戏金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;村子有特色——传统水稻种植地,农人们插秧、缓苗、收割……让这关中大地呈现出江南水乡的韵味;村子有创新——在网络发达的今天,提起“曲水稻香”的曲抱村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
6月底的西安城持续高温,火红的太阳,炙热的大地,让人不敢离开空调房子半步。下午的时候,天空西南方向聚集了大片大片的乌云。我心想着,应该去鄠邑一趟,那边一会儿要下暴雨,暴雨过后肯定凉快。

到曲抱村时,暴雨刚刚停歇,路上湿漉漉的,温度也从出发时的三十七八摄氏度下降到了28摄氏度。此时,村庄上空蓝天白云。站在乡间的小路上,远眺终南,雨后的山峦宛如一幅水墨画,用墨绿的色彩勾勒出雄伟的山峰和连绵起伏的群山,宁静而祥和。不远处,一大片杨树树林绿得清凉、绿得油光,让人的眼睛舍不得离开。杨树林边“我在鄠邑有块田”七个白色的大字和稻田上空飞翔的白鹭相互呼应。

走在田埂上,清风徐徐扑面而来。雨后泥土的芳香,树叶的清香,浓郁的草香借着风势直往人的鼻子里钻。乡间小路边,各种不知名的灌木的叶子窸窣窸窣地响着,像是在和你交流此时此刻终于凉下来的欢愉。路两边,野草细嫩的茎时不时地弯一下、再弯一下,好似在点头,又像是调皮地说着什么。风带来了蛙声——“呱、呱、呱”;带来了鸟鸣——“叽叽、啾啾”,带来了不远处村庄传来的孩子们的欢笑声……

雨后的风越吹越大,杨树林哗啦啦作响。林子里藏着的白鹭飞出来了,它们在稻田上空优美地划过。一只白鹭在水面上转了一个身,横飞过杨树林,向更遥远的秦岭飞去。鸭子从稻田边列队走过,这些家伙重心低、身体胖,风是有些奈何不了它们的。

风更大了,人被吹得头发乱舞。凉快是凉快了,但一切都显得有些凌乱,于是我们赶紧走进室内。这是一间两面通透的玻璃房,进屋刚一打开窗户,风就灌了进来,屋里装满山风,不一会儿,变得像开了空调一样凉爽。风钻进房子时是唱着歌的,人受了感染,也忍不住跟着大声唱两句。坐在房子里吹着风、听着风、唱着风,眼睛忍不住地去搜寻风。风知道你在找它,顽皮地跳到了高高的树梢上……察觉到被发现了,又跳到了下面的树枝上……一时间,树叶乱摆,树枝乱颤,眼看着树就站不稳了。

在树上折腾够了,风又呼地一下子钻到了稻田边的芦苇丛中,芦苇瞬间倒了一大片。倒下的芦苇吓着了水里的青蛙、鸭子,它们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野花也被吓着了,头埋得快到了水里,好像只有钻进去才能稳妥一些。

大风吹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停了下来。走出玻璃房,曲抱村上空的天空深邃而澄净。月明星稀,南边的山若隐若现;月华如水,禾田里泛着粼粼波光;月明清清,北边的曲抱村静悄悄的,正在慢慢进入梦乡。

## 太奶奶我又想你了

■张泽轩

那是温暖的老家,像一切关中平原上的老屋一样,黑色的油漆大门,土坯砌的墙。院门永远是敞开的,曾祖母穿着藏青色的对襟外衣,坐在高高的枫树下,沐浴着暖暖的阳光,膝盖上放着一个大筐箩,老花镜架在鼻子上,一针一针地织着毛衣。“太奶奶,太奶奶!”不用敲门,我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飞进了这个暖融融的小院。

“哟,我娃回来了。下面、下面。”太奶奶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毛衣针,巍巍地站起身。

太奶奶擀得面又长又薄又有劲,那是我和太爷爷的最爱。白白的面条冒着热气,撒一层厚厚的辣椒面,拌上嫩绿的小葱花,“哗”地泼上烧得冒着烟的黄灿灿的油,霎时屋子里溢满香气。然后,我和太爷爷一老一少,端着一大一小的碗,圪蹴在门槛上,“吸溜,吸溜”地吃着。太爷爷还时不时地和路过门口的乡

亲打招呼,“阿牛他娘,下地回来了?”“他姨,晌午吃的啥”……不一会儿,一大碗面就下去大半,然后,太爷爷的头上就会冒着热气,渗下汗珠,我的脸也红得像苹果。

后来,我进城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,妈妈没有时间擀面,我们吃的是机器压出来的面,泼上再多的油也没有太奶奶擀的面香。我刚一吸溜,妈妈的目光就“嗖”地射过来,吓得我差点噎住。“不文明!”妈妈说我这样吃饭不文雅,没有礼貌。我把同样的话讲给太爷爷听,太爷爷“哈哈”地笑着说,“嗝个饭咋还那么多讲究?”

太奶奶,我又想你了!

童年的时候,我总会搬着小板凳和太奶奶一起坐在高高的枫树下,支着小脑袋,听太奶奶给我讲那个她讲了无数遍的《寒窑》。

搬到城里去住之后。太奶奶、太爷爷总是每隔一段日子就会到

城里来看我们。太爷爷佝偻着腰,却总是提着很大的筐子,里面装着鸡蛋和各种当季蔬菜。碰上我的生日,太爷爷还会拎着一只鸡或是一只鸭。太奶奶总是颤颤巍巍地跟着太爷爷,手帕里包一些我喜欢吃的糖果。那种很硬的水果糖,因为放的时间久了,纸粘在糖上总要撕扯半天。我开心地扯着太奶奶的宽大衣襟嚷嚷,“再讲一遍《寒窑》,再讲一遍《寒窑》!”在太奶奶絮絮叨叨的讲述中,我的眼前,老院子里那片火红的枫叶又摇曳起来。

再后来,我去了新加坡,到更远的地方留学。临走前,我又回了一趟老院子。那棵枫树在瑟瑟的秋风里摇曳,枫叶一片一片地随风舞蹈。太奶奶还是在树下静静地坐着,眯着眼睛,一针、一针绕啊绕,绕啊绕……绕着永远也绕不完毛衣。看到我,她颤巍巍地伸出手,我握着她布满茧子的手,轻轻

地对她说:“太奶奶,我很快就会回来看您的。”这时,一片枫叶轻轻从树上落下,我赶忙用手接住,紧紧地握着。

那片枫叶,被我带到了新加坡。我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,就像看到了太奶奶。“想你时你在天边,想你时你在眼前……”

突然,有一天我收到了妈妈的短信,曾祖母走了。那片火红的枫叶夹在书页里显得那样孤单。

回国后,我又站在那棵枫树下。树上的枫叶,依旧火红。

又是秋风起,飞扬的红叶里,又见太奶奶的身影,婆婆的声响中,又听闻太奶奶的絮叨:“决定了就不要后悔……”

是啊!决定做的事情就不要后悔。得往前看!我在远方,很多的岁月,总回想起你,给予我的一切,你给我的梦想,在漂泊岁月让我坚强。

## 一部扩充心量的厚重著作——读柏峰的《行走黄河太华间》

■蓼萧

最近,柏峰的长篇纪实《行走黄河太华间》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。从2022年的初夏至2023年初春,柏峰一直窝在书房里赶写这部书稿。也许,长期的写作,他的眼前忽然闪亮起一道光线:终于认识到写作者首先应该关注自己足下的土地,因为写作者的根深深深地扎在这足下的土地里,也有着永远不能分割的精神联系——直白一点说,就是深扎在土地里的灵魂之根。

围绕灵魂的根写作,之前,柏峰已经出版了《千水万壑走洛河》,从洛河源头到洛河下游,柏峰用步履丈量着洛河流域的寸寸土地,在行走间探寻着洛河流域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更迭,将洛河沿岸的风光景致、风土人情、风云人物尽收笔下,让洛河穿越历史

的长河绽放灼灼光华。

人类的文明史离不开河流的滋润,河流哺育了天下万物。完成了洛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的写作,柏峰又把目光投向新的地域。渭河穿行而过的关中平原,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中轴线,而黄河太华之间的这块土地蕴含太深厚了,从先秦到唐宋元明清再到近代,仔细梳理与深度开掘,竟然在柏峰的笔下,呈现出波澜翻卷且又引人入胜的优美景观。

这些现象级优美景观,全靠柏峰全身心地去做“知识考古学”的工作,并试图把这些通过自己清新简洁的语言展示出来,复原在大家的面前——既然认识到这些,柏峰便极力用文字表达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,为此,便有了这部灌注着

满腔心血的文字。

为了写作中某个真实的环境细节,柏峰不惜长时间,驱车颠簸在黄河太华间崎岖的乡间小道,或者徘徊在荒凉的废墟,走过黄土高原,也走过浪涛拍岸的黄河滩涂,甚至如今已经非常冷僻的沉睡不醒的文化遗址……田野考察的尘土还未拍去,他又立即坐在电脑前,把心底里涌上不可遏制的激情,化作一篇一篇的如秋空蓝天上白云一般流物的文字。

终于,柏峰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,全书以黄河与太华山文化地域为写作背景,以其间历代著名文人为描绘对象,列章叙述,以人物身世入文,以事迹塑身,以诗文呈现人物才情,钩沉于学海,拾遗于书山,还原历史风貌与地理特色。这

部书既有学术意义,亦有审美情趣,更有文学价值,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,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。

更值得说的是,这部书文情并茂,骨肉相宜;内容充实,不似寻常应景文章那般空洞无物;文笔生动,不像学术文章那般生搬硬套,一股清新自然雅致之气充盈字里行间,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功力。

虽然不敢说柏峰的这部书能达到怎样的思想与艺术高度,然而,至少能在之前并未大面积耕耘的荒野里,留下他重新开垦耕耘的些微足迹,于是,他也得到一点切实的慰藉。世间的书,并不仅仅是墨写的,也许,会让人们透过重重的历史尘埃,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哲思与感悟,扩充自己的心量。